

民人

作拍水袁



民 人

作拍水袁

版社詩新

年〇四九一

目 錄

鄉土

你的家.....五

鄉間和都市.....五

歌.....六

送客.....九

秋季裏.....三

八月.....四

地下.....六

鄉土.....八

後街

陸地上的船.....二五

後街.....三一

海.....四〇

一個「政治家」的祈禱.....四三

仙人.....四六

天氣.....四七

祖國的憂鬱.....四九

悲歌.....五二

人民

不能歸他們.....五九

祖國的召喚.....六五

中國的勞動者.....六九

耕種者·····	七四
湖北的十月·····	七九
空襲·····	八二
雨中的送葬·····	八七
一九四〇年·····	九一

鄉

土

你的家

你的家

在東北松花江上

他的家

在嫩江雅魯河上

你們那裏

有森林煤礦

我的家呀

在南方

一個不知名的村莊

當年我坐在門口

看小小的溪流
流向錢塘

鄉間和都市

鄉間的小河如道路。

車輛是沒有輪子的

平船底，搖着櫓

往來，往來在鄉間。

到都市來，都市有

堅硬的，膩平的

不起波紋的河，柏油路。

我飄流在都市的水上，

一雙皮鞋如小船。

歌

長久了，我的眼不會：
端詳一株喬木的姿態，
和流在綠雲上的金日光，
因為現時，我住居都市。

長久了，長久我的心
不會種入溫濕的土壤，
讓它快活的生長枝條，
因為現時，我住居都市，

我長久不採芒刺的麥苗，
編織鄉下的粗魯曲調，
用力將腳板敲擊田邊路，
像琴的鍵盤一樣嘹亮。

長久我沒有垂下沾泥的雙手，
聳高耳朵，像

一匹狗那樣，聽遠遠的
村落間，呼喚與靜默。

我長久不伸展頸項，
把胸脯鼓得滿滿，讓
六月的拔草風拍我肩膀，

因爲現時，我遠離了故鄉，

而且離開了祖國，和那兒我
相親的人們，把他們

拋在祖國，把祖國

拋在荒郊，狼子的嗥叫裏。

送客

可憐的閉塞的小鎮
今夜他們要開走了
翻倒瓦盆帽的
惡漢們捉去橋東
和橋西年輕力強人
與橋下的網船平底船
運去我們維持會孝敬的
三鎗油布覆蓋下
凹凹凸凸一大堆
其中有人聽到

哽咽啜泣

爲着大家自己的性命
不去管這些

當夜月明裏

提着燈的巡警打頭
照得彎曲的一行人

險像鬼

他們責怪小汽船

遲到十一分鐘

送官的新官罵庶務
自己呢

挨到一下耳光

馬靴踢得船舷

折斷地響

秋季裏

秋季裏

我們死亡的城子

括着初涼的風

魚米的水鄉

新設立

東洋人經營的公司

我們刈禾

我們割麥

我們打魚

我們牽蓴菜

他們來一齊搜括去

蠶兒吐絲

成百担堆積

除了他們的行家

你不能賣給任何一個

把法幣給他

把軍用票給你

把財主架了去當豬油炸

把窮苦的攔在

半死不活中

把被炸的一所所學校

刷上一行新校名

一塊古怪醜陋的旗

我們的幼小者

抱了日文課本上學

秋季裏

我們死亡的城子

拾起頭拾起頭

每天望飛機

仔細看是不是我們自家的

那就掉下一千個炸彈吧

我們不要這身子

我們不要這城子

八月

八月

我們的曲曲小巷

寒冷了

黑牆腳暗綠的青藤

留着八月夜靜的雨濕

重門緊閉

貼色褪色的

皇軍司令部

宣撫班告示

禁止軍人無故入內擾民

現今

那些庭院

都早已空了

小巷裏響徹

一列馬蹄

地下

礦工在五百呎下的地道
機件一樣的手臂
手臂一樣的機件
戰鬥着黑暗
無盡的石炭層
一千年的石炭層啊
後世掘起這些殉道者
試解開他們的化石
橡樹一樣的軀幹
焦煤一樣的喉管

碩大的心房還熱着

綠海的波濤在他們眼睛

最明白黑暗的人最愛光明

在地道的人記得雲雀和天晴

鄉土

如果你跟着我到那個

方格田，小河道的鄉下，

處處有墳墩在屋子邊。

那裏的太湯，這些日子

是常常躲藏的，淡淡的，

陰雨天水田一片荒涼。

稀朗朗的薺苗露頭水面。

顯赫而又文明的汽油船上，

坐着城裏頭的催征官長，

他的下屬們，和「租糧並收處」差役，

省府警察木棍作爲武裝，

日本軍官的左右是狼犬，

他脚登馬靴，腰備兩柄手鎗，

武風的快船劃碎了和平的水鄉，

田埂上卷尾的黃犬驚叫。

稻沒有收割的時候，

他們發怒要先收錢糧，

嚇唬將全部產業充公，

否則私下接濟游擊強盜，

挖公路橋樑的罪名難逃。

壓制反抗先燒平一個村，

捉去了小孩和年輕婦女們，

塞足四條船艙，用麻繩

網綁，汽油船拖了就跑。

丈夫和長兒也有幸運

脫逃的，在田裏伏着，爬着，

鄉下那些烟熏的茅屋

再也沒有活氣在裏面，

留下沉默的，滿沾乾土的

兩三農具，稻稈仍舊蓋在

屋簷下病倒的水車上。

一對羊，一窠雞雛和豬，

維持會科長命差役去捉，

他知道得東洋人最清楚。

盜和囚和畜牲和賊在船上。

陰雨天水田一片荒涼。

一條路給大家，只有逃亡，

拋掉田地，家，竹園，牛。

新晒黃的席草攤在磚場。

河港裏橫着藕船，

湖裏失掉了帆兒，數十里遭殃，

城圈兒中有監房有刑具，

守候我們的是死亡的羅網。

棟僻靜小路跑，荒墳邊，

再逃三十里，陰雨天

是沒有巡邏的，泥漿

潑滿身，在腳脛，在臉上，

泗過這拆斷橋面的溪流。

我們自家的游擊隊在高埠。

他們把米糶在一百多處分藏，
他們把三十幾枝槍擦得精亮。

後

街

陸地上的船

青色的海波上浮着

那些忘掉世界的白鷗

青色的海波在遠方

黃黃的太陽天天望海濱

海濱的居民在愁苦中爬行

永遠這樣晒着晒着

皮膚變成了粗糙的樹幹

抵當鹹漬的風終年不停

終年在翻滾的海上飄盪

它無情的招喚

漁船兒結隊去了

它們比較富足而康健

憑着香燭祈禱和符咒

傳統的飄洋性格

這裏留下一片烏黑的海灘

烏黑的泥漿從來不乾

魚類的腐爛發出惡臭

太熟悉了一點不見怪

而且把來做糧食

失掉精力的老漁船

陷在這沒過腳的泥漿裏

挨熬飢餓的每一天

經過了一年四季生下

大羣的幼小者

破爛的陸地上的船

發出無用的悲嘆

再也沒有肌肉附着在骨骼

幾百艘癱瘓的

零亂交錯躺在風裏雨裏

像要立刻壓倒粉碎死亡

這是春初的風季

黃黃的太陽蒸發

這數十畝腐爛的海濱

死了的家畜與死了的甲殼動物

赤脚的小生物們

在這廣大的可喜的遊戲場上

走動掘東西結伴打架賭錢

用大人的話辱罵彼此

在船和船的空當中

不少小小的黑水潭

孩子們裸體細心的洗手洗脚

海上的同伴們

是敵人的獵物

殺了人劫了貨物船兒

大海的壯健的兒女們

生活在他們背後追擊

依舊去打魚

出海一個月了

不回來

悲哀的海水啊

黃黃的太陽終年一樣

朝這些愁苦的無言的生命

無勁地照射

他低了頭伏下身軀

竄進鉛皮和蘆葦的蓬子

用石塊壓在上面擋風

他的妻子生產以後病危了

在祈神之後會好的罷

小船裏早有了六個

兩個大的已經跑掉

沒有知道那裏地方

不用分去難得的食糧

海浪的戰敗者們
在泥濘的歲月裏
無聲消滅，這個的生命
如同這些陸地上的船
悲哀的殘廢者
耐心守候最後一口氣吐出
讓鹹潮的風帶走
彌散在青色的海波上
不明白這是什麼
因為傳統的熬苦性格
幾百年的厄運還沒有停止
它沉重的步武

後街

後街

九龍租借地

小押鋪的後街

「麻雀耍樂」的後街

潮濕的失業日子

兇暴的下流人出出進進

在賭場的烟霧咒罵裏

咕咕咕咕

直上三樓扶梯

搭三仙一匣雞蛋紛的娼女

街心的浪漫是丈夫

她們有壓扁的臉

壓扁的性情

花柳病和癆病

扶梯上各人家燒紙燭

因為我們啞啞

大家都是窮鬼

還有廣州逃來的難民

零碎的家庭

北方話的乞丐

唱歌的盲妹和琴

用腐爛的下肢賣一個仙

初生的閉眼的嬰兒賺哀憐

想法要顯示比悲慘更悲慘
纔有人瞧一眼

一間房五對夫婦連獨身漢

和獨身女子和各種年齡的小孩

讓我吸你一口烟頭

十歲和十三歲的人會得說

賣武人家的孩子

晚上哭泣他父親弄得他脫臼的臂骨

母親和弟妹吃他的骨頭度日

二個仙拆一天紗頭

我們是不需吃喝的陰世鬼

父親們已經搭了日本船

船票是一家財產

回到省城去試試生意

下雨的後街

水溝一樣的后街

蒙蒙濛濛地滴下來

下雨的房屋

諸君呀

還有些在各處牆壁角落

騎樓下每一堆破布垃圾

躲着一個生命在內

明天告訴你

是活的還是斷氣

魁梧的菜場建築

外面流四季相同的腥臭

我們吃腥臭過活

牛肉攤瀉味担拔牙齒

問流年醫白濁講劍仙

傳教師的畫片

張掛在公共廁所的旁邊

福音幕的聖道和頌詩

有日光的方場哪

周圍像無數寄生蟲叮着

那無靈量的房屋棚幕

和螞蟥蟑螂老鼠

木蚤的後街

印度巡捕的後街

二房東的後街

牠們吸我們的血

我們這樣地敬崇牠們

我們在昨天今天明天

呼出最末一息氣

仁愛的醫局不要錢

只有侮慢和擁擠

兩個鐘頭診一百三十四個

我們忽然死了

早就寫好要死的

關攔我們的嘴

像關攔我們的胃

沒有牌照的西餅作

晚上十二時生爐子

小心些小心些小心些

難過日子的後街

盜竊的後街

謀害妓女的後街

不講禮貌打架用斧砍

鴉片烟和紅丸

自殺的男子或女子或未成年者

還有花彩和鼓樂器

八十元成交

鄭重的婚禮

和喪禮

在生和死之間

打轉打轉打轉

日本花布の後街

做夜工的裁縫店的後街

給海灘和大道

打扮盛夏

終年的春季

無休歇的苦工

十一小時的苦工

十二小時的苦工

十三小時十四小時

短促的生命

用最長的尺子量

用最長的鞭子抽

過去在那面

那面有林蔭路的晴日

紅磚教堂的尖塔上

滑着亞熱帶的風涼

一排偉大的殖民地兵的

保持清潔的馬廐那面

大道帶着勳爵騎士的貴名

纔有繚繞詩情

夢中的綠樹葉

海

海水撲擊這個島

海水是廣大的一羣

烟囪蓬亂着頭髮來去。

島穿了假寶石的外衣，

商船兵艦小艇布帆，

燈排列的，紅的，白的。

在夜裏賭博和淫蕩，

間諜和漢奸，出賣和收買。

潛艇隊啣着彼此的尾巴。

海水撲擊這個島，

海水是堅實的一羣，

血液在白浪上飄浮。

貧困和無知踐踏在脚下，

私慾和無恥築起輝煌的牆壁，

不看到鼻子外面。

當心，那些惡棍們，

要把救國捐款，

嚥下自己的饑肚子！

盜竊，搶劫，在白晝。

我們要打這些狗的耳光！
我們要打這些狗的耳光！

一個「政治家」的祈禱

主啊！祈求你賜給我健康，

尤其是兩條腿的強壯。

俾我得「永恆地」向你主下跪。

希望你天天打勝仗，讓他們

失掉桂林，昆明，甚至於重慶！

讓他們因為你主的仁慈的毒氣

喪命，肺臟和胃腸一齊腐爛，皮膚淌膿水，

流出了毒化的黑血——這個表示

他們該死的倔強，一心為國戰爭，

不像我那樣一心為和平而犧牲。

給千萬人痛罵，加上難聽的惡名聲。

讓這些不怕死的傢伙快快死個乾淨！

主啊！我所求，用最溫柔的語調，

讓國民黨和共產黨發生摩擦，

最好還是開火吧，這樣中國就好自殺。

而我便可以穿上黃袍，跟那邊的亨利一樣。

比目前的小丑相豈不更加像樣？

主啊！仁慈的主，美麗的主，我一切可以

讓步，一切可以斷送，名譽什麼都不要，

我的靈魂可以整個拍賣送掉，

我的下賤的奴隸的身體獻給你，

我率領着全班夥計，恐怖黨，獵犬。

你千萬別相信花言巧語，不要臉的東西，

你明智的主啊，快不要三心兩意愛上了，
那該死的南京和北平的人妖，
主啊，請別忘今夜給我支票！

仙人

古代的有一位仙人姓張
他牧一羣柔順的羔羊
他衣服漂亮面目慈祥
讓羔羊找野草撐肚腸
羔羊想報恩大家商量
要獻給仙人這樣那樣
仙人說孩子們別心焦
等你們養得身壯力強
我只要皮毛肉心和腸

天氣

天氣在窮鬼身上，

變做一副刑具；

在刑具裏生活。

凍裂的皮膚擠出一杯血。

天氣在富貴人身上，

變做一件來路貨皮大襖；

和狐毛中香粉搽得雪白，

「真正文學」的美的鼻尖。

夜把大板們摟扶進了

天鵝絨被的彈簧牀；

有些進了賣笑女的樓房，

門外面麻布片蓋着飢餓和解雇。

一條狗跌倒，在火焰般的

霓虹燈都市的底下，

頭貼在微鏽的牆脚，

面朝內，跪着，曲做一團。

他不知道寒冷，水泥道，

不知道「藝術的提高與深入」，

也不明白方塊漢字「固有的美麗」，

老爺呀！他早已凍斃。

祖國的憂鬱

誰打算在這兒就一輩子，
誰打算把火燄山當沙發，
闊綽的大官兒洋房西餐，
他太太上街坐流線汽車，
家財千萬的奴才才威風，
大出喪行列走了點把鐘，
誰打算在這兒就一輩子，
誰打算做二房東的水鴉，
榨乾的是你吃飽的是他。

整千的工人們吊兒郎當，
不給你工做，一齊趕回家，
什麼淪陷區啦，管它做啥；

你不信往船公司門口瞧，

如果不怕把肚皮氣炸，

去省城的輪船票早已買光，

誰甘心當敵人的順民，

甘心把血肉給他們啃，

刀鎗釜鑊牛皮鞭在那裏等；

誰打算在這兒就一輩子，

誰打算把殖民地做天堂，

流浪的窮漢養不活妻小，
流浪的女兒跳舞當嚮導，
每天有人吃毒藥跳海，
一年四季有春天游泳戀愛；

誰打算在這兒就一輩子，
誰打算終身在外鄉流浪，
她拋下嬰兒，餓死在街路上，
脫毛的野狗沒有了娘，

祖國在呼喚她的兒女們嚟，
回去吧，有着祖國的憂鬱的人啊！

悲歌

給徐遲

看，你看啊，人不當自己
是人活著。償付生命的積欠。
貧窮的大街，腸壁蠕動，消化
這抽完血液和笑容的，消化
還沒有計數的時日。

疲倦得要死，街車急叫，喘氣，拉扯，
又拋棄中年人，少年人，頭髮枯白。
奔波每一天，爲了要奔波，直到
停止在對面那三樓上，他們把他

裝在最後的不需付租的小木箱裏，
送他，用每天都有的鼓吹。

駝背的肺結核者丟一個小錢給
爬著的骨癆，瞞子，盲眼。咳嗽的

血紅嘴唇的妓女鄙夷那些流落的兒童，
從牆角伸出黑色的五支

稻草桿的小手。托，托，托，托，

夜市開始。計算別人家命運的老頭兒

搖籤筒，一盞長頸的火油燈

給烟食塗黑，給每個路人

一句咒語。可是

忙碌着走完各自的路，誰有

工夫？我們記得這裏的路，

這裏的天氣，永不變換。

那些二樓的住客灌溉懸空的

一盆盆植物，泥水，蠶擁的「食槽」，

魚肉攤腥臭泥汁，潑滿街，

不穿鞋的脚，叫罵從難以維持

溫熱的肚腹……

你會想遙遠的風景？

玻璃天窗明亮的，

一雙雙勞動的手，歌唱的輪軸？

麥場上的歡迎，寒暄，慶祝會的燈彩？

你會忘記火焰，城市與山頭的得失嗎？

鬥爭在遠地，燦爛的組織，構圖，

在日子後面，飢餓緊咬現在。

遺棄的街，惡霸的街，

多少跳躍的心離開你去了。

我覓所要我覓的，在遷居裏面。

羨慕那些飛馳，出血的足跟……

幾時他亦睡在船裏，車裏，走在泥土上。

敲這屋門，最末的租客不能答你。

消失在這市場，屠場，雪地的遠鄉，

寒夜的風雨會療治，山麓的

綠葉路招手的……那時我們別遺忘

像溝渠樣流着，飄浮垂死的生物的市街。

昏黯的燈柱下，你看！

父親背了一個小孩走下去，低首的

母親跟隨，爲它打一把破紙傘，

牠是死在朝晨的夜風裏，他們
將送牠到何處呢？一陣吆喝，
兩個屠販淌着汗，挑一頭編在
竹籠中的豬，發出臨末的
莫知所從的尖嚎……

人
民

不能歸他們

他是一個田夸老，
痛苦地歪着一只眼，
惡運蝕刻他的臉，
旱烟色的破氈帽
這樣捲起了邊沿。

屠殺的黑日子過了，
一個憂鬱的死的晚上，
穿過殘敗陰濕的田間，
他曾經悄悄回來，

臨一轉家和村莊。

小屋像沉在地下的窖子，

默默把氣絕的孩子

放在冰涼的母親懷裏。

把血漬的棉被

裹了她們，

埋在田裏。

把一個詛咒

埋在泥裏。

把想不通的腦袋

埋在粗大的手掌裏。

三套車，百畝地的
夢呢？

也埋了。

樹林，牲口，高粱地……

一道歸了別人。

「但是我要回來的，
這裏不能歸他們！
說給自己，

說給死去的魂靈。
痛苦蝕刻他的心。

是的，他當真

回來了！

這就是他，田夸老，

這就是他的

腦袋，胸膛……一塊不少。

紫黑的液汁糊滿臉。

緊攢的肩角下，

丟了歪着的一只眼。

這些是割下的

腿膀和手指。

「把看地的洋泡

計算他媽的鬼子啊！

他常是望山岡說——

但是我要回來的。

這裏不能歸他們！

.....

九月初，澄黃的田野，

豆穀，雜糧，成熟的發香。

大堆的垛在車上，

隆隆地輾過，

紅紅穗子的高粱。

嚴冬，處處河道凍僵，

風趕着車兒在冰上，
人躲進各自的窩堡。
但春天有嘩嘩水流。
聽那山洪開始合唱——

我們去了，離開家鄉，
但是我們要回來的，
捨不下哪，這片高粱！
我們就是這高粱呀！
生根在這塊土地上。

祖國的召喚

祖國在召喚啊，

前代諸英靈的召喚。

祖國攤開牠

一千萬方里

聖潔的書頁，

期待你，爲自由解放而戰鬥者，

聽長江的赤流

寫世紀的史詩。

戰鬥者啊，

就在你眼前

那些法西斯棍徒們
吸着人血來

肥沃自己的大腹。

財主的第宅也罷，

貧苦的茅棚也罷，

通從我們自己的大地上

給他們寶貴的民國的建築物

炸個精光！

戰鬥者啊，

那些法西斯棍徒們，

要扼住我們的喉頭。

奪去呼吸的自由。

把赤熱的鉄屑嵌進我們的肉，
瘦弱的老爸也罷，
嬌嫩的嬰孩也罷，
他們要把全中國
每條流域釘上鐵錐，
把我們青白的山水抹上
亡國奴隸的黑漆！
祖國在召喚啊，
前代諸英靈的召喚。
勇敢地捫過這些風暴的日子，
晚上哪，
給你一個天藍的安息，

放下我們勞苦的身子，
枕着長白山的駝背，
看下坡的太陽跌死。

祖國每一座長青林
將爲自由解放而犧牲者
樹立永生的豐碑。

來年二月風

將駕八駿的金輦，
振着清擲的鐸鈴，
從極海的冰洲南下，
吹亮那明媚的角笛，
吹亮了祖國的山川。

中國的勞動者

當我們沒法再把犁鋤，
當我們沒有田地可種，
即使是最貧瘠的沙壤，
當闢氣的地主也遭殃，
妻小捉了去，屋子燒光，
我們只有大夥去當兵。

把手溜彈鎗，刺刀耕耘
中國四面八方的田。
動員南北十鄉的農人，

折去八路，炸斷那橋樑，
阻止敵人啊，他們要來，
隨後，我們把血肉築路……

不管是生手或技術的
工人們，大家去到後方，
就是在整日的轟炸下，
我們沿着地工作，工作
和馬達，迴轉爐，紡織機
肉搏，和前線一樣緊張。

我們白天黑夜分了班，
我們不分黑夜和白天，

大家快樂地鼓勵自己，
大家沉着地工作，工作，
努力生產爲我們國家。
最好的突擊隊隊員啊！

傳送，最快地傳送着吧！
千萬方的磚塊，花崗石，
稠膩的紫的血是水泥，
在無名英雄的墓場上

（這是最堅牢的地基啊！）
我們建造嶄新的國家。

你是發電所工人同志，

你是靠着枯煤過活的，
你是工業合作者同志，
你剛才築成一條鐵道，
你印刷着土紙的書報，
中國的勞動者往前跑……

祖國要你們出力，出力，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教育自己，更加努力生產，
打擊敵人，不放鬆漢奸，
把鎚子打斷狗的背脊，
中國的勞動者往前跑……

全世界最忠實的戰士，
全世界英勇的勞動者。

耕種者

通黃的落日光

燒灼紅壤的丘陵地，

和暗黑的矮茶樹。

田地上有人在掘。

枯萎下去，枯萎下去，

失掉整齊的圖案，

像人一樣苦着臉，

「人遭難，地也遭難。」

人，苦着臉呀，

檢拾瓦礫和蔓草，

灰色野蓬代替了麥，

荒蕪的少人的田野。

還是要耕種呢！

爲着自己的蹩腳的隊伍。

藍布袴，彎下的背脊，

通黃的落日光……

外邊，鐵軌通過的車站，

白楊樹葉每天埋着，

活的人，要他們

自己挖坑！

但活的還要活下去，
赤貧的丘陵地上，
已經掘不出
一點，穀粒或薯了。

那些利刃與馬靴
也不要它，丟落它了，
去向新鮮的鄉鎮城市——
在慌亂裏等着災禍。

這裏，還是要耕種！

爲着活，

爲着將來的麥，海一樣的
黃金的收成。

掘地的中國農民

把鎗靠在田埂上，

把鎗靠在田埂上呀！

回復我們祖先的生活，

原始的農業時代人，

插短劍在腰間掘地，

生產保衛土地！

中國的農民游擊隊。

在通黃的落日裏，
在灰色野蓬的田野
耕種，耕種……
在一個光亮的夜晚。

湖北的十月

湖北的十月晴天氣。

轟炸前原是商店，

現在土墩電綫破窗木柱瓦，

一羣眼睛和張開的嘴，

聽青色長袍的青年

唱改良的救國小調。

湖北的十月晴天氣。

但是唱小調的青年

穿只有這一雙

鞋面裂縫的

南京下關走來的

橡皮套鞋。

唱過各條懶散的街，

油窩窩攤，

懶散的人，

唱過尖聲的游劇場底下，

那苦力的暗濕的弄堂，

唱過官員們逛女人的街坊。

唱過各種土音的看客，

浙江杭縣，首都，無錫，安徽，蕪湖，

唱給一隊新兵，沒有碎了
洋瓷的水杯在腰眼裏，
唱給自己省份裏壯丁，
「正好聽我幾只去殺敵！」

晚間他歇腳去樓頂房，
劈柴堆的旁邊，

新漲的房租五塊錢一月，
他讀哲學，

他在燭光裏做歌，

他把雨和陽光唱給人家。

空襲

我們的飛行員早已奉到命令。
檢視機器的頭部，腹內臟……

我們的防空站：九江，黃梅，廣濟，
到最近的兩百公里外，是黃岡。

一點四十分，二點五分，二點半……
二點三刻，最先的舒緩的警報。

最先的空軍隊早已昇空。

監視着地平線，各方向的雲層，

死豬樣的沙袋留下最高的一尺玻璃，
這是水泥建築，堆棧的舊牌子上寫着

粉壁的「避難處」，有的在街道的防空壕，
聽我們自己的飛機唱自信的歌。

距離緊急警報只十分鐘！

整個特三區的行人連屋內的，

像火燒場裏的災民，幾千幅
驚恐的臉，腳和手，驚恐的眼睛，

男子，兒童，婦人懷着的小生命，
坐着車，急步奔跑——也就有掉在

地上的，出血，孩子，母親，車輪下，尋找，
數十萬人往法租界逃了，

說是這東面一方操場樣大的外國地方，
是日本飛機不會掉蛋的呢！

高射炮突然鳴叫，從不可測的各處，
緊閉的店鋪，緊閉的嘴，緊閉的空氣。

洗淨的街道上，灰制服的救護隊員
在屋簷下，不抬頭，徐徐步着，期待。

.....

敵人憐惜了岩石中間的兵工廠，
敵人啣恨珞珈山大學堂的琉璃瓦，

燒夷彈收拾了襄河下岸的家庭，
一千個瓦房，茅草棚幾百具屍體。

這天只有一個婚禮，死了新郎和新娘，
此外，包括一些醫院中的病人，傷兵，護女。

有逃回去報告功績的敵機，也有更多的
被擊落的，骸骨做下次會場的展覽。

雨中的送葬

嚴密的雨，長久的雨，
並駕的馬背上的雨
和着他們的汗水，
下滴，下滴，下滴……

從積水潭的道路，
轉折又直下的漢景街，
到郊外的泥漿地方，
一天的雨送一個

覆蓋着浸透的國旗的
棺材，不很黑的新漆。

一個疏朗的簡單的行列。
一個代表幾萬個的死亡。

第幾師第幾旅第幾營……的
兵士或長官，一個很不小的職位。

四名銅樂隊
有節制地低唱，

簡單地送着
從積水潭的道路，
轉折又直下的漢景街，

到郊外的泥漿地方。

沒有哭泣和顯煥的執紼者，
只是嚴密的雨，長久的雨，
他仍舊在前方呢，

泥濘的小村莊伏在山下，

地圖在燭光下……

內地的銅樂隊吹最俚俗的曲子，
太熟練，不經心，麻木的。
吁，吁，吁，吁，

憂愁的細長的雨，

小學堂所唱的

「瑪薩在冷冷的地底」
哪！
吹過了一曲，重複，重複，

吹過了雨中的道路，
冷的道路，

到泥漿的郊外墓場……
一個寒冷的行列。

一九四〇年

年代向脚跟注視，

他是從房屋燃燒的餘燼中

踏着而來的，沾滿動物

和人類的骨灰和賄賂的無恥，

他從文明的都城用典雅的儀態

走到非洲的原始叢草沙漠裏，

經過外交的宴會，經過慕尼黑，

經過諜探的賣買，

帝王和臣僚播種

用壯年的軀體，收穫是

白骨墓場上建立的王祚。

年代爲無効地努力者嗟惜，

荊棘割傷臂腿，跣跡過

遍野的綠草一朝焦黃枯死，

我們的殉道者用血掩蓋了它們。

用溫暖的心房溶解深冬的風

和雪，堆積像我們失敗的歷史；

年代經過那遼闊的平原，

山間的寒冷，和哨崗長長的夜，

年代向我們決不追悔的戰鬥注視，

直到最後一塊肉體能擲手榴彈，

按鎗機，一顆牙齒，和仇恨的眼。

年代被捷克，奧地利亞，阿爾巴尼亞，
人民的悲哀浸濕，年代讓馬德里，
讓愛博羅河上的言語不通的兄弟們
歌唱，讓意大利，德意志，英吉利，法蘭西的
轟炸機宣告資本主義國際給予徒手平民的刑罰，
年代，呀，年代，他們敢於呼喊，
他們敢於掙扎，站立，舉起流血的拳！
顫抖着，快要割斷喉管的你，年代，
由他們的血液而蘇醒，是他們
獻給火焰像樹枝和葉，
綠色的生命終止，紅亮的你
是更輝耀的……

年代證明了那些悲天憫人的聖人
抹乾了不干涉的眼淚，

說是爲殘疾者，被侵略者流的，

開始從精緻的謊語中抽出，

磨利了二十五年的匕首

刺向

人民！

給他們麵包嗎？

給他們田地嗎？

給他們家庭孩子工廠休息嗎？

給他們和平嗎？

給他們文化嗎？

給他們詔書上的和競賽演辭中的允諾嗎？

把飢餓給他們。

把尅減工資給他們。

把解散監禁給他們。

把失業給他們。

把疾病，愚蠢，罪惡給他們。

把警察，把寒冷給他們。

把砲彈，

炸彈，

榴霰彈，

把毒質的火藥，

把毒質的氣體，

給那些洞穿的肺臟胸腹
驅他們上「光榮之場」

去屠殺自己，

保衛你們的荒淫，浪費，壓迫……

我們的敵人不是對於壕內的流血者，
他是戰爭自己！

戰爭在日落的山谷，地雷爆炸，
血深入落葉，地層，中國和歐洲，
縱橫在樹林裏已死和未死者，
戰爭在呼嘯的頭頂，空中盤旋，
戰爭的爪子嚙住那守候粉碎

身體的婦女和嬰孩的眠牀。
戰爭在掠奪的上面和下面，
外面和裏面，戰爭在他們
塗血的厚唇上變爲——

我們爲人道，

我們爲正義，

爲和平，

爲打倒爲消滅

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

早就知道，早就明白，明白，

雪白的手套，指向東邊，

六分之一的地球上

社會主義的健康富足自由幸福。

那兒才是你們真正的敵人與憂慮，
你們的憂慮是全世界的奴隸。

一百萬波蘭猶太人從納粹的
西部波蘭逃亡到蘇維埃烏克蘭
和白俄羅斯去了！

惡魔啊，你們哭泣罷！

掀起屠殺的是誰？

是命我父親出發，

母親飲泣，我飢餓的人。

他掀起的是什麼？

是一方自己的墓蓋石。

二十五年的創傷教訓
田場工廠貧民窟的人民，
各地的烽火合成一個，
用眼淚與鮮血與歡呼
迎接一九四零。
前進啊，向戰爭！
它是解放我們的，
它是最後的，
它的新社會臨臨的劇痛。

.....
城市有被炸的嬰孩，
鄉村擔負他的女兒，

和泥土親切的手足
結交政治武裝鎗彈；
暗殺婦女的特工團，
在黑夜翼下的海岸；
戰士的火焰的溶液
滴入亞細亞的平原。
從寒冷到寒冷的日子，
我們不泄氣，不哆嗦，
向遙遠：
陽光藍海黃的穗束，
稻田的懷孕的肚腹，
年代不向脚跟注視……

作於一九三九年終。

82
407318

實價六角